

牡 丹 亭

·小说本·

赵清阁 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序

公元1628年，中国古典戏曲史上的又一名著《牡丹亭》（一作《牡丹亭还魂记》、一作《还魂记》）面世。这部作品的出版和上演，立即轰动当时文坛，“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。

与此同时，汤显祖的名字也不胫而走，名播天壤，成为人们敬重的伟大戏曲家。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戏曲家，字义仍，号海若、若士、清远道人，江西临川人。他自幼刻苦攻读，博览群书，才学过人。万历十一年中进士，历任南京太常寺博士、礼部主事等职，后以不附权贵而被免去官职，去国还乡。自此，“日与文墨自娱”，潜心著述。其作品甚丰，尤以戏曲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还魂记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著名。而《牡丹亭》则是其代表作。

在《牡丹亭》中，作家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，表现了杜丽娘和柳梦梅两个青年男女，为追求婚姻自由和生活幸福，勇敢地同封建道德礼教进行斗争的精神。无庸讳言，《牡丹亭》这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，由于是以戏曲形式表现的，有相当部分读者阅读起来不便。为此，我国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在1952年前，将《牡丹亭》改编成小说《杜丽娘》出版，两次印刷，颇受欢迎。

为弘扬《牡丹亭》这部优秀作品，在征得赵清阁女士同意后，我社将其1952年作了适当修改的小说《杜丽娘》改名为《牡丹亭》，并将1952年出版的戏曲本《牡丹亭》加以校点、整理，两部书合集出版。小说本还选用了明臧懋循订正《玉茗堂四梦》本中绘刻精致的插图，以供读者观赏。

编者

1982年 5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..... | (员 |
| 第一章 延师..... | (员 |
| 第二章 闹学..... | (苑 |
| 第三章 惊梦 | (员 |
| 第四章 访谒 | (苑 |
| 第五章 悼殇 | (苑 |
| 第六章 拾画 | (猿 |
| 第七章 还魂 | (源 |
| 第八章 婚走 | (源 |
| 第九章 遇母 | (缘 |
| 第十章 闹宴 | (源 |
| 第十一章 硬拷 | (缘 |
| 第十二章 团圆 | (苑 |

前 言

《牡丹亭》原作是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杰作。三百年来，一向为人民所喜爱，因为无论从思想性上看，或从艺术性上看，它都具有高度的感人力量。

《牡丹亭》的主题内容，是反映南宋时代封建制度的罪恶，剧中写两个青年男女，为了追求婚姻的自由和生活的幸福，勇敢地向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礼教，进行了至死不渝的斗争。这种正义的斗争，不但战胜了人世间的专制皇帝和父母，也战胜了鬼域中的严厉判官。正如作者自己在“题辞”中说的：

“……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；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

作者之所谓“情”，也就是意味着对婚姻自由，生活幸福的向往。

《牡丹亭》的故事情节，曲折离奇，雅俗共赏，既充满了浓厚的诗意（如“游园惊梦”），诙谐的风趣（如“春香闹学”），又充满了优美的神话色彩（如“回生”）。人物的塑造也很生动、典型。有美丽而倔强的杜丽娘，有热情、真挚而又富于才华的柳梦梅；有天真爽朗而大胆的春香；有顽固不化而又冷酷势利的杜子充；有慈祥而懦弱的杜夫人；有迂腐、拘谨的陈最良；还有忠诚、善良的郭驼子和石道姑。正如谿庵居士在《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》中说的：

“……杜丽娘之妖也（形容其美丽），柳梦梅之痴也（形容其真挚），老夫人之软也（形容其懦弱），杜安抚之固执也（形容其顽固），陈最良之雾也（形容其迂腐），春香之贼牢也（形容其机灵），无不从筋节窍髓，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。”

总之，《牡丹亭》是一部古典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

合的优秀作品，一向在文学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。但由于文字不够通俗，一般人阅读相当困难，为了更广泛地达到普及的目的，因此改写成白话小说。当然这个工作不简单，它是一个艰巨的再创造工作。

我根据《牡丹亭》原著，并参考了其他各种至今还在演出的单折昆曲剧本以及有关材料，进行了改写。在改写过程中，曾经不断地和文艺界专家们研究、讨论，并一再修改；虽然主观愿望力图搞好这个工作，可是限于自己的才能，恐怕不免还有错误和缺点，因此诚恳地请读者们批评、指教。

我的改写态度，是求其忠实于原著精神，但对于有些情节，也经过了些剪裁、整理，以不歪曲、不损害原著为原则。现在我将改动的几点，说明一下：

一 故事结构和发展程序，基本上是与原著一致的，只是为了更集中起见，小说删减了一些无关主题的次要情节，如原著中的“劝农”、“魂游”、“道觐”、“牝贼”、“缮_前药”、“淮警”、“移镇”、“御淮”、“寇间”、“折寇”、“围释”等。

二 关于杜丽娘死而复生一段情节，看上去好像不甚合理，但这是封建社会的文学特点，它反映了古代人民在封建统治下，理想和愿望无法实现，就只有寄托于神鬼力量。这类情节，在《聊斋志异》和一些笔记小说中，都常看到。杜丽娘死而复生，是《牡丹亭》原著的主要情节，又密切联系着主题思想，因此既不能删，也不能改；小说仅将其迷信宿命的地方略去，这是必要也不会损伤原著的。

三 在原著中，当杜子充拷打柳梦梅时，郭驼子和军校们沿街叫寻新科状元，适闻相府喧闹，郭驼子辨认出柳梦梅的声音，于是闯了进去，告诉柳梦梅中了状元。柳梦梅便命郭驼子“快向钱塘门外杜小姐报喜”，而郭驼子并未即刻去报，杜丽娘直到杜子充参奏了柳梦梅，皇帝宣她金殿对质，她才知道柳梦梅中了状元，这是一个小漏洞。郭驼子和柳梦梅的相逢也欠自然。作为戏曲这样处理，效果可能很好，但

小说需要交代清楚。因此改为郭驼子和军校们先找到了杜丽娘，杜丽娘听说柳梦梅得中的喜讯，连忙裁剪寒衣，等待丈夫回来光彩一下。不料接着是圣旨宣她金殿对质，因为杜子充参奏柳梦梅有劫坟之罪，一喜之后又是一悲，更能表现杜丽娘的真情和故事的跌宕。

清 阁

庚子年 菊月 源日

第一章 延 师

杜丽娘是一个美丽聪明，富才情的姑娘，年方十七岁。父亲是南宋时代^① 南安府^② 的太守，名叫杜子充，为人顽固不化、冷酷无情。母亲甄氏，性情软弱而慈祥。都已半百高龄。杜丽娘没有兄弟姊妹，因此颇为父母所珍爱；父母要把她教养成知书识礼，不失宦门规范的闺秀，平日管束甚严，不许稍有逾越规范之处。于是，年纪轻轻的杜丽娘，就变得老成庄重，毫无一些天真活泼的气味。她画得一手好丹青，山水、人物、花卉，样样都能。绘画丰富了她的生活，扩大了她的眼界，使得她的胸襟豁然了，她常常向往那些画图上的世界，她幻想有一天也能逍遥自在地游山玩水，观花赏月。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她的内心便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。这哀愁只有随身伴伺的小丫鬟春香明白，父母都体会不出。

春香比杜丽娘小两三岁，还是一个天真调皮的孩子。杜丽娘爱她伶俐、爽朗，也教给她读书识字，为的也让她懂些礼数。

三月仲春的一天晌午，杜丽娘正在绣房里聚精会神地画着一幅仕女秋千图，只剩几笔就快完成了。春香坐在一旁读着一本《女儿经》，读得琅琅有声。可是不时把眼睛移到画案上，偷看杜丽娘作画。忽然她发现画图上有一只栩栩欲飞的彩色蝴蝶，禁不住走过去叫道：

“哎呀，这只蝴蝶像活的！”

“傻丫头！”杜丽娘轻轻啐了一口。

^① 南宋 高宗南渡以后，保守江南之地，称南宋（~~1127—1279~~ 年）。

^② 南安 今江西大庾县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杜丽娘已经画好了，她自己端详了一会，只见那秋千架上的仕女仿佛在飘荡，一树垂杨仿佛在迎风摇曳，多么生动美妙的一幅写春图呵，她也满意地笑了。最后她题了“秋千图”三个字，还觉得差点什么，她想再题上一首诗，但沉思了半晌，却未下笔。

“有画无诗煞风景！”杜丽娘皱着眉头自言自语。

春香看见杜丽娘为此扫兴，便说道：

“小姐何不拿去给老爷夫人看看，请老爷题上一首诗，岂不是好？”

春香的话提醒了杜丽娘，她稍一思忖，便道：

“春香，去关照厨房，备些酒菜，再去禀告老爷夫人，就说我请老爷夫人看画饮酒。”

春香答应了一声，连忙去了。

杜丽娘随后拿了画图来到后堂，先向父母请了安，再展开画图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

“女儿今天画成了一幅秋千图，请爹娘赏鉴。”

杜子充和杜夫人近前一看，果然画得精致，不禁同声称赞。杜夫人向杜丽娘夸奖道：

“我儿真是一个才女！”

“可惜不是男孩儿！”杜子充说罢，叹了口气。

杜夫人不以为然地笑着辩道：

“丽儿虽是女儿，凭她这份才貌，将来配上一个好门婿，一样可以为我我争光的。”

杜子充点了点头，又捻须沉吟道：

“这画倒画得好，只是少了题句。古人绘画，兼习书法、诗词，我儿还须在这上面做功夫。”

“小姐正是来请老爷题诗的。”春香插了嘴。

杜丽娘忙向春香微嗔道：

“丫头多嘴！”

当下酒肴已经摆好，杜丽娘便请父母上坐，自己坐在下首。丫鬟们侍立两侧。春香替每人斟了酒，杜丽娘站起来敬

了二老各一杯，说道：

“如今春光明媚，女儿略备酒肴，与爹娘同乐，愿二老岁岁长青！”

“难得我儿孝心！”杜子充和杜夫人快活地一饮而尽。

杜丽娘记起刚才的话题，微笑着说道：

“爹爹适才训教女儿学习诗词、书法，我原也想到的，只是无人指教，也是枉然。”

“是呀，这诗词、书法之事，必须老师指教才行。”杜夫人随声附和着。

杜子充不加思索地说：

“夫人指点指点好了。”

“老爷取笑了。”杜夫人笑着连连摇头。“依我之见，还是老爷指点吧！”

杜子充又喝了一杯酒，想了想说道：

“我衙内忙碌，无有工夫。”

“那就请个先生来教授丽儿也好。”杜夫人说。

杜丽娘听见母亲提到请先生，大喜，便也央告道：

“爹爹既要女儿学识进益，若能延师教授，再好没有了。”

“休得胡言，女孩儿怎能延师教授？自己学习学习好了。”杜子充毫不考虑地拒绝了。

杜丽娘不敢再讲下去，默默地低了头。杜夫人却从旁怂恿道：

“老爷，你我暮年无子，只这一个女儿，又难得她聪明智慧，理当好好栽培于她。”

杜子充立刻沉下脸来，凛然说道：

“女孩儿只要略知些周公礼数，针线刺绣是正经，诗词书画不必讲究。况且千金闺秀，抛头露面也多有不便。”

“请一个女先生如何？”杜夫人想了想说。

杜子充冷笑道：

“越发异想天开了，自古只有男子为人师，岂有个女子

做先生的？”

杜丽娘一言不发地吃完了饭，怏怏地拿起画来怅然回绣房去了。

杜夫人目送杜丽娘走后，认真地向杜子充劝说，该把杜丽娘培植成一个德才兼备的女子，嫁了出去，也显得父母教导有方。杜子充被杜夫人劝说得有些活动，考虑了许久，才决定为杜丽娘延聘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师。

过了几天，杜子充托府学官介绍名儒，府学官开送了些本地秀才名单给杜子充，杜子充认为都太年青。后来府学官荐了一位六十多岁的道学老先生陈最良，杜子充才答应了。

陈最良自幼习儒，也懂得医道，原在本地设馆教书，只因他为人迂腐、谨严，学生们不喜欢他，便相继退学。不得已，他才改业行医，靠着祖父遗下的一爿药材店维持生计。他的妻子也有六十岁了，膝下没有儿女，晚境很是寂寥。

这天陈最良正百无聊赖，忽然府学门子拿了张请帖前来向他报喜，说道：

“恭喜陈先生，现有本府杜太守要请你老人家去教他的小姐读书。”

陈最良接过请帖来看看，皱着眉头说道：

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，我已无志于此了，请杜太守另请高明吧！”

门子没有听懂陈最良的话，诧异地问道：

“怎么，人家的饭（患）你不吃（师）？”

“唉，你听错了！”陈最良笑了。“我是说我不想再教书了，做老师本来不易；况且到那种官府去教书，又是女学生，轻不得、重不得，越发不易了。你快替我回了吧。”

门子和陈最良原很熟识，所以率直地笑着劝告道：

“你老人家太固执了！瞧你这样行医卖药，连一件囫圇的蓝衫也没赚上身。如今杜太守设馆延聘，正好发迹了，别人挨挤不进，你竟坐失良机，真是可惜可惜！”

“小子之见，怎知安贫之乐！”陈最良依然无动于衷地捻

须晃脑。

门子见陈最良还是不肯答应，发急地说道：

“你不去不行，我交不了差，学官老爷也交不了差。”

陈最良怕门子为难，借词推诿道：

“你就说我年老多病，不能胜任。”

“这不像话，你一定要去。”门子不依，拉住陈最良不放。

陈老妈妈这时也来相劝，陈最良无奈，只得答应下来。

门子送陈最良来到杜府，杜子充亲自接待。杜子充见陈最良是一个拘谨世故的老儒，心中甚喜，想着：既可以作女儿教师，又可以和自己为友，正好一举两得。陈最良见杜子充这般殷勤敬重，也很高兴，先前的顾虑顿时消除。两人谈了一会，十分投机。杜子充吩咐备酒，一面命人请杜丽娘出来拜见师父。

杜丽娘正在绣房刺绣，听说父母真的请来先生了，非常快活，便带着春香立即到了客堂。

“丽儿，过来拜见陈师父！”杜子充向杜丽娘说。

杜丽娘恭恭敬敬地给陈最良行了礼。杜子充又训诲道：

“‘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礼’，我儿今后须要好好听师父的教导，不可偷懒，不可贪玩。就叫春香陪你伴读。春香，快给陈先生叩头。”

春香顺从地叩了头，可是心里老大不乐意。陈最良坦然受了她们的礼，问杜丽娘道：

“小姐一向读哪些书？”

“男女《四书》都已成诵了。”杜丽娘腼腆地回答。

杜子充向陈最良说道：

“先生，我想《易经》《春秋》义理深奥，与妇女没什么相干，只有《诗经》开头便讲后妃之德，最宜课读。不知尊意以为如何？”

“老大人高见，学生谨遵台命。”陈最良频频点头。

杜子充很得意，当即择定开馆之期，说道：

“明日吉辰，就请陈先生开课吧！凡她们有不守规范之处，千万严加管教，不可放纵了她们。”

陈最良毫不迟疑地同意了。杜子充就陪着陈最良到后花园饮酒。杜丽娘和春香又回转绣房。

“小姐，你读书是正经，我做丫头的的不读也罢，明天我在书房侍候你，不要叫我读书了。”春香撅着小嘴向杜丽娘恳求。

杜丽娘微笑着用指头点了春香一下，说道：

“坏丫头，你又想偷懒了！女孩儿知书达礼，总是好的，不可不读。”

春香不敢违抗，心里却想：看那老头子一面孔的正经，叫人如何受得了！

第二章 闹 学

自从开学以后，杜丽娘每天早晨到书馆攻读，午后就在绣房做针线，或是描绘丹青。她对陈最良很尊敬，虽然也觉得陈最良过分迂执，没有风趣，但陈最良的学问她很佩服。

陈最良奉了杜子充之命，除了为杜丽娘讲授《诗经》以外，还教她练习书法和诗文。陈最良见杜丽娘又聪明又用功，端庄持重，温文尔雅，不像男学生那么愚笨顽劣，因此对她非常喜爱。

春香也算是陈最良的学生，陈最良教她读《论语》，也很喜欢她。但这孩子贪玩，不肯用心，常把个陈最良气得无可奈何。

一天清晨，旭日初升，春光明媚，春香打听得杜子充郊外劝农去了，原想请杜丽娘逛后花园去，又怕陈最良不许。闷闷地到了书馆，见陈最良还没来，便坐在陈最良的太师椅上，大模大样地学着陈最良的姿态神气，一忽儿咳嗽，一忽儿捻须，一忽儿摇头晃脑地朗朗读书。正自学得开心，真的陈最良来了；春香听见那熟悉的步履声，连忙躲到屏风背后。陈最良走进来看了看屋里没有人，有些不满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真是千金小姐，娇养得很，这般时候还不来上学。”

猛不防春香“哼”了一声，淘气地佝偻着腰摇摇摆摆走出屏风，也模仿着陈最良的口吻反唇相讥道：

“为人师者不能以身作则，这般时候才到书馆！”

陈最良被春香吓了一跳，继而瞧着她那淘气的样子，又不禁好笑起来。

“噢，你倒先来了，怎么不见小姐呢？”陈最良指着杜丽娘的座位问。

春香理直气壮地答道：

“小姐因为先生不在，来了又走了。”

陈最良信以为真，尴尬地笑着说：

“时候还早哩！”

“是呀，时候还早哩！”春香又模仿陈最良的声调反唇相讥。“先生既知时候还早，为什么一进门就说‘这般时候，还不来上学’呢？”

陈最良被春香驳得张口结舌，讷讷地说道：

“好一个春香，生得一张利嘴！”

这时杜丽娘姗姗而至，先向陈最良行了礼，然后坐下打开书本。陈最良也戴上了老花眼镜，准备教书。春香忙去端了两杯茶来。

“女学生，昨天上的一课《毛诗》，可温习熟了么？”陈最良指着手边的一本《诗经》问。

“温习熟了。”杜丽娘立刻从容不迫地背诵了一遍。“‘关关雉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’”

陈最良捋须点头道：

“不错不错。现在听我给你讲解，须要用心听讲。”

杜丽娘温顺地应了一声。

“‘雉鸠’者，是一种鸟，‘关关’者，是鸟叫的声音。”陈最良逐字逐句地讲解着。

春香天真地插嘴问道：

“先生，那鸟是怎样叫呢？”

陈最良讲得高兴，一时忘形，脱口而出地学了几声鸟叫，春香也跟着叫，叫得杜丽娘忍不住掩口而笑。陈最良看见杜丽娘笑了，才觉得自己失态，连忙咳嗽了一会儿，再继续讲下去。

“这雉鸠因为是个性喜幽静的鸟儿，故而‘在河之洲’——”陈最良还没讲完，又被春香打断了。

“是了！是了！”春香拍着手说。“不是昨天是前天，不是今年是去年，我们老爷养了一只斑鸠，关在笼子里；小姐看见了，说是好好一只鸟儿，原该让它自由自在地飞去才

是，何苦要关在笼子里！就把它放了，这鸟儿一飞，飞到了何知州的家里。”

杜丽娘又笑了，陈最良也被春香逗得失声大笑。

“胡说，这是兴，‘兴’者，是起那下文的意思。‘窈窕淑女’，就是美貌幽娴的女子；‘君子好逑’者，有那么一个君子，好好地来求她。”陈最良讲到这里，得意地晃了几下脑袋。

“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！”杜丽娘听得出神，信口重复了一句。

春香连忙问道：

“为什么好好地求她呢？”

“多嘴！”陈最良严肃地申斥了一声。

杜丽娘恐怕春香再说出不成体统的话来，便悄悄向她使了个眼色，又向陈最良说道：

“师父，依注解书，学生自会，请将《诗经》大意讲演一番吧！”

于是陈最良又讲了一些《诗经》上的后妃之德，为妇之道。

“这上面都是些有风有化，宜室宜家的典范，大意一言以蔽之，只‘无邪’二字，你须好好地记住。”陈最良说罢，便吩咐春香道：“去把小姐的文房四宝取来，让小姐写字。”

春香应着去了，不一会儿工夫便取了来。

“笔墨纸砚都在此。”春香故意放到陈最良的面前。

陈最良检点之下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精致的东西，诧异地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墨？”

“丫头拿错了，这是螺子黛，画眉用的。”杜丽娘含笑回答。

“这又是什么笔呢？”陈最良又指着一枝笔问杜丽娘。

“这是画眉笔。”杜丽娘说。

春香在一旁“嘻嘻”地笑个不停，陈最良皱着眉道：

“我从未见过这些，拿去拿去！这又是什么纸？什么砚？怎的两个砚？”

“这是薛涛笺，这是鸳鸯砚。”杜丽娘一一解答了。

陈最良好奇地凑近看看砚台问道：

“为何有许多眼？”

“叫做泪眼。”杜丽娘说。

“哭什么子？快快都拿去换了！”陈最良连连挥手。

春香“嗤”地一声又笑了，说道：

“我原不是拿来给小姐写字的，我是特地拿来给先生开开眼、长长见识的。”

春香笑着拿起走了。陈最良骂了一声：“淘气的小丫头！”随后春香把真的文房四宝取来，依然先让陈最良过了目。杜丽娘便开始伏案写字，陈最良朗朗读书。春香看见他们都在忙着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乘他们不注意，偷偷地蹑手蹑脚溜了出去。

杜丽娘很快就写完了五行行书小字，送到陈最良面前，说道：

“学生写好了，请师父指教。”

陈最良看了一遍，惊喜地称赞道：

“写得好！我还不曾见过这样好的字。女学生，这是什么格？”

“师父夸奖了！”杜丽娘谦恭地回答着。“这是卫夫人传下的美女簪花之格。”

陈最良频频点头。杜丽娘这时发现春香不在，正要呼唤，春香已经笑盈盈地来了。杜丽娘低声问道：

“坏丫头，又到哪里去玩了？”

“小姐，我是在后花园玩耍，那里桃红柳绿，才好呢！”春香忘形地大声说着。

陈最良听见花园二字，顿时沉下脸来，向春香诘责道：

“哎呀，你不在此陪伴小姐读书，竟自跑到后花园玩耍去了。今天必须教训教训你。”

陈最良拿起荆条威吓春香，春香揪住了荆条，嬉皮笑脸地央告道：

“先生马虎点儿吧，打起来怪疼的。”

“以后还敢么？”陈最良厉声叱问。

春香依然调皮地笑着说：

“以后稍微贪玩一些儿不妨事的，春香是女孩儿，又不去考状元，认的什么真！”

陈最良正待要打春香，忽然外边传来女子卖花声。春香连忙向杜丽娘说：

“小姐听！外面一声声叫着卖花。我们后花园的花才多哩，我陪你看看去吧。”

杜丽娘还未及答话，陈最良严厉地喝道：

“大胆的春香，你还不知过即改，又要引逗小姐，看来不把你两下是不行了的。”

陈最良觉得春香实在太顽皮了，若不教训教训她，难以维持尊严，于是举起荆条就要打。春香急急闪开，陈最良追过去，春香逃避；陈最良气咻咻地赶着春香，春香恼了，用力夺了荆条往地上一扔。

“先生动不动讲打，没听说过先生这么凶的。”春香不服地嘟囔着。

陈最良见春香居然敢顶撞他，不禁勃然骂道：

“怎么，先生就打不得学生吗？”

“师父息怒，待我来教训她。”杜丽娘一面扶陈最良坐下，一面拿了荆条虚张声势地指着春香责斥。“坏丫头，唐突了师父，还不赶快跪下！”

春香望着杜丽娘，不愿伤了杜丽娘的面子，只好委屈地跪下。

“以后再不许到后花园去了，不然定要重重地打你。”杜丽娘故作严厉地说。

春香做了个鬼脸辩道：

“小姐，花园本来是给人游玩的地方呀！”